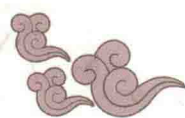


《诗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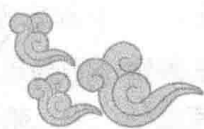


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研究

高锐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诗经》



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研究

高锐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研究 / 高锐霞
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205-0314-3

I. ①诗… II. ①高… III. ①《诗经》—古汉语—研究 IV. ①I207.222②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8275号

责任编辑: 胡福星

封面设计: 徐 晴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一、关于《诗经》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滥觞，它辑选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 300 多篇。起初，人们称它《诗》或“诗三百”。《论语·阳货》篇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季氏》有言：“不学《诗》，无以言。”《论语·为政》又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子路》提及：“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另外，《左传·隐公元年》记载：“《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左传·宣公二年》记载：“《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里的《诗》或“诗三百”都专指《诗经》。战国时期，《诗》成了儒家的经典，《庄子·天运》篇中已经有《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儒家“六经”的说法。《荀子·劝学》也言：“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诗》被正式地尊崇为经书，是西汉初期的事。《汉书·武帝纪》提到：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专门设立博士官传授《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从此，“诗”与“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深深地根植于炎黄子孙的文学里。

孔子教书，《诗》是很重要的教材；《诗》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研究《诗》，既论乐，又说义，其中主要思想绝大部分成为儒家“诗教”的核心。文景之世，有鲁申培、齐辕固、燕韩婴三家传今文《诗》学，影响很大，被称为“三家诗”，皆今文经学。与此同时，还有秦汉之间的毛亨、毛萸传授的《毛诗》。《毛诗》是用战国篆文书写的，属古文经学。魏晋以后，齐、鲁、韩“三家诗”以次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有《毛诗》一家。《毛诗故训传》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诗经》注本，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其章句训诂大抵取自先秦群籍，保存了许多古义。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笺》，《毛诗传笺》问世以后，《毛诗》渐渐独占鳌头。唐代孔颖达又进一步疏解《毛传》、《郑笺》而作《毛诗正义》，遂使《毛传》在经学研究领域地位不断提高。但毛亨解诗，常以封建伦理观点歪曲诗的主旨，语多附会，不足凭信。宋代以后，很多人批评《毛诗》、《郑笺》注解的错误，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的本子，依旧是《毛诗》的传本。其中，影响最大、最为普及、最具权威性的是南宋朱熹在《毛传》、《郑笺》基础上间采齐、鲁、韩三家《诗》学而成的《诗集传》八卷本，《诗集传》20卷本。清代，有关《诗经》的研究主要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毛诗补考证》、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诗经通论》、陈奂《诗毛氏传疏》、惠栋《毛诗古义》、王筠《毛诗重言》、顾炎武《诗本音》等。此外，清代还有一些从文学角度去研究《诗经》的学者，主要有王夫之、金圣叹、方苞、袁枚、方玉润等。时至现当代，研究《诗经》的人及相关著作更不计其数，主要有王力先生《诗经韵读》、向熹《诗经词典》、向熹《诗经语言研究》、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等。

《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共305篇，另有6篇有目无文的《笙诗》。《风》，又称“国风”，分为15部分，故又称“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风

者，闾巷之情辞也。”也就是说，“风”指各地方的土风民乐，即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地方不同，风土民情不同，“风”自然也不同。因此，《国风》的大部分作品是《诗经》中最具人民性的部分，它们大多来自于民间，真实地流露了人民的情感。《雅》分为大雅、小雅，都是周京和京畿地区的诗歌，共 105 篇。其中《小雅》74 篇，《大雅》31 篇。《小雅》中也有一些是保存下来的民间诗歌。《史记·屈原列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正是对《风》和《小雅》核心思想的完美诠释。《颂》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共 40 篇。其中《周颂》31 篇、《鲁颂》4 篇、《商颂》5 篇。《颂》主要是宗庙祭祀的乐歌。《诗经》的《颂》、《大雅》和《小雅》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贵族创作的或反映贵族生活的作品，和《风》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贵族气息浓烈。而民风鲜见。

二、关于《诗经》语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既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诗歌；既有京都雅语，也有地方民乐；既有庙堂乐歌，也有市井杂唱。它们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思想深刻、语言清新，对后世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虽然内容、思想极其丰富，但《诗经》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基本上都是统一的，有迹可循的，代表了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的中原通语，即所谓的“雅言”——华夏部族的文学语言体系，它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规范化的语言。

在句型上，《诗经》以四言为主。《诗经》总句有 7284 句，四言句有 6724 句，约占 92%，另间有一言、两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句型。因而，《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又间采杂言，这在《国风》中多有体现，表现了《风》中活泼自由的民歌特色。

在章法上，《诗经》章句不等。有的诗 10 章，有的诗 1 章；有的诗一章多达 22 句，有的仅有 2 句。《诗经》篇章的多少及篇章中

诗句的多少，都和诗歌本身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内容丰富，章多，句长。表达内容简单，章少，句短。在章法上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重章叠唱的手法，即每章字句相同或基本相同，只换个别词语，反复歌咏。这种复沓的形式来自于民间，一来反复咏叹，便于记忆；二来反复歌咏，利于感情的深化。

在词汇上，叠音词的大量涌现和联绵词的使用是《诗经》的一大亮点。先秦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而叠音词和联绵词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宝库，也体现了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即在历史的长河中，单音词和复音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这一苗头在《诗经》中已然显现。叠音词和联绵词，在诗歌的运用中，富有节奏、乐感，且能够多样和精准地反映事物。

在韵律上，《诗经》是有韵的。但今人读来，很多诗歌都不再合辙押韵了，很多地方似乎是无韵的。明代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语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音不同于古音，如果用今音去读两千多年前的诗歌，自然会有很多地方不押韵了。《诗经》用韵形式灵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偶句押韵，这是《诗经》中最常见的韵式之一，这种韵式在后代诗文中俯拾即是。二是一、二、四句押韵，这一韵式对后代诗文的影响也很大，例如唐人的七律、七绝，五律、五绝，都有一、二、四句入韵的情况。三是句句押韵，这是《诗经》用韵的特点。后代诗文也有句句押韵的，例如魏晋南北朝的七言诗，唐人的七言“柏梁体”。但只见于魏晋南北朝的七言诗和唐人的“柏梁体”，不具有普遍性。

在语法上，宾语前置是先秦时期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文献中常见的一种特殊语法现象。宾语前置的总条件是前置的宾语必须是一个代词。或许“在原始时代的汉语里，可能的情况是这样：代词作为宾语的时候，正常的位置本来就在动词的前面。”〔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3月第2版，413页〕

在修辞上,《诗经》以赋、比、兴见称。朱熹在《诗集传》中对赋、比、兴下了精辟的定义。“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简言之,赋就是平铺直叙,把诗人的情感或事件的来龙去脉直接表达出来。“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简言之,比就是打比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如同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简言之,兴,就是借助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描写来引发歌咏的事物。

三、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关于《诗经》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相关研究的专著。

自古以来,《诗经》研究不断,现代汉语译本众多。相当数量的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的研究更是受到先贤今儒的重视,但各家研究鲜有穷尽式的材料罗列和分析,单一的数据似乎说服力不足且容易使得语言材料丢失。因此,有关《诗经》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全面系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诗经》叠音词的研究历来很多。对《诗经》叠音词的研究,早在《尔雅·释训》中就已经开始。《释训》收双音词 122 条,其中有 77 条是解释叠音词的,其余 35 条也大都是联绵词。这一现象清晰地表明古人对汉语词汇变化的敏感性。清代,邵晋涵是区分叠音词内部类别的第一人。王筠《毛诗重言》一书对其进行了更具体的论述。现代学者更是掀起了研究《诗经》的热潮,比较突出的是王力、向熹等。而王显先生则对变格叠音词的结构和作用作了初探。本文对变格叠音词这一名称不予采纳,根据定义,把叠音词分为叠音词单纯词和叠音合成词两大类,并逐篇逐章逐句地穷尽式地归纳叠音词,力求精准地对《诗经》叠音词进行分类、并对其句法结构进行分析,避免在研究时陷入片面化的泥坑。

《诗经》联绵词的研究不多。重要的有符定一先生的《联绵字典》。

当下研究也只是对联绵词某一方面的指瑕或分析，鲜少有对它的系统研究。本书对《诗经》联绵词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它的定义、分类、特点、修辞等方面。关于《诗经》联绵词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者个人对某些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囿于学识，限于精力，其中取舍不当，见解不精，往往有之。

《诗经》宾语前置句的相关研究，时贤已多有文章表述。如：杨合鸣《〈诗经〉句法研究》；韩晓光《〈诗经〉中的宾语位置考察》；伍桂蓉《〈诗经〉特殊语序研究》；殷国光、朱淑华《〈诗经〉宾语前置句的考察》等。就宾语前置的类型、原因、分布、演变及历史渊源，古今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但有关《诗经》宾语前置的相关研究，或参商难合，或悬置未决。只有真正地把《诗经》的宾语前置句逐一罗列、详尽分析、深度探究，其研究才有可靠的基础。本书拟在前人和时贤研究成果之上，详尽地对宾语前置进行梳理，整合，主要是为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宾语前置的条件、原因及其和韵读的关系。

末了，我还想谈一下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的汉语史研究也是一样，要想真正登上“最高峰”，恐怕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需要语言学家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严谨踏实的治学，融贯中西的整合同时候，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应与时俱进，正如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势和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和进取。诚然，学术传统是不能割断的。不仅不能割断，还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又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贯通古今，贯通历史和现实，是

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人文学科尤为重要。

语言学研究有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和材料研究三大门类，我们的汉语在材料上尤为缺乏，需要做系统的扎实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对《诗经》材料的研究尤为必要和紧迫，只有真正弄清楚了《诗经》包罗万象的语言现象，其他的研究才有可靠的基础。

《诗经》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的研究属于汉语史研究的范畴。我们从事汉语史相关研究时，不应厚古薄今，是古非今；也不可重今非古。对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客观的评价，方能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本书涉猎到的相关汉语史研究，力求严谨、全面、客观。然而，限于学识、精力，书中对某些问题的界定、评价，犹未敢视为定论。旨在抛砖引玉，为《诗经》相关的语言研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是为序。

高锐霞

2018年1月18日

目 录

序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诗经》叠音词 / 7

第一节 叠音词产生的原因 / 8

第二节 叠音词的定义 / 11

第三节 叠音词的分类 / 15

第四节 叠音词的位置 / 67

第五节 叠音词的语法功能 / 80

第六节 叠音词的音律美和意蕴美 / 116

第七节 小结 / 125

第二章 《诗经》联绵词 / 127

第一节 联绵词产生的原因 / 128

第二节 联绵词的定义 / 133

第三节 联绵词的词性 / 138

第四节 联绵词的分类 / 140

第五节 联绵词的特点 / 152

第六节 联绵词的艺术功用 / 167

第七节 小结 / 172

第三章 《诗经》宾语前置 / 175

第一节 宾语前置的类型 / 176

第二节 宾语前置的条件 / 190

第三节 宾语前置和韵读的关系 / 200

第四节 小结 / 219

后 记 / 222

参考文献 / 225

绪 论

《诗经》自古被冠以经书的称号，且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首。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还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经》是孔子教学的重要教材，是孔子构建儒家学说的重要依据，也是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语言特色、文学魅力已深深注入到炎黄子孙的血液里。

一、研究意义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受到重视。文景之世，有鲁申培、齐辕固、燕韩婴三家传今文（汉隶）《诗》学，影响较大。跟三家时期同时，还有秦汉之间的毛亨、毛萸传授的用战国篆文书写的《毛诗》。魏晋之后，齐、鲁、韩三家诗以次散佚。现在《诗经》的本子，都是毛诗的传本。《诗经》是道地地地的“经”，但它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诗经》的文学性更多地要通过语言问题的研究才能得以全面、客观、适度、精准的解读。因而，对于这部

经典之作，做深入系统的语言研究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先秦文献词汇以单音词为主的潮流下，《诗经》叠音词和联绵词（单纯复音词）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宝库。其中，359个叠音词以其灵活的用法、简约的形式和丰富的表现力成为《诗经》的一大特色。74个联绵词作为单纯复音词的一种，凸显了诗句的匀称整齐，使得诗歌声韵和谐，为《诗经》语言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相比，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宾语前置。《诗经》宾语前置句比比皆是，出现的频率和使用的类型要大大高于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这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押韵的原因。自《马氏文通》起，宾语前置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这一特殊语序的类型、分布、性质、历史演变以及产生的原因，历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前人与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着重对《诗经》宾语前置句的类型、条件加以分析，力求穷尽式地探究《诗经》宾语前置和韵读的关系。宾语前置《诗经》时代盛行，这或与先民的语言习惯有关，而这种特殊的语序对汉语言的影响也是至深极远的，现代汉语的成语词汇“唯利是图”“唯命是从”“唯才是用”“唯才是举”“唯马首是瞻”等，均是沿袭古代汉语文献的宾语前置句而来，或化用，或直接引自文献。研究《诗经》宾语前置，既有博古之意，也有通今之意。

二、研究方法

第一，海量数据归纳法和全面的语料库研究。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的本子都是毛诗的传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最为普及的是南宋朱熹在《毛传》、《郑笺》基础上间采三家诗说，并吸纳几家成果写成的《诗集传》20卷本。《诗集传》20卷本是南宋定型了的真实文本，其语料是封闭式的，借助语料库的建立就能运用穷尽数据的方法来揭示隐含在材料中的各种内容，如辛克莱所说：利用语料库“能够系统地对大数量的文本语料进行审视，使我们有可

能发现一些以前未有机会发现的语言事实”。

不整体地系统地研究《诗经》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的分类、语法功能及其韵读等问题，要想做更深一层的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无异于沙上造塔，根基不稳。诸家对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在分类、语法功能及其韵读等研究结果的参商难合，莫衷一是，就是证明。没有对《诗经》全书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的系统研究，只依个人主观的需要，到这个宝库中去挖下一块或一类材料来，再按自己的想象去取舍和解释，得出的结论自然人言人殊了。

建立语料库来框定《诗经》所有的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材料，是一种海量数据的材料研究，在海量数据处理过程中，能对材料作合理的穷尽式的赋码分类，材料在系统中类聚，就会显示出一定的趋向性，可借以探索内在的规律。

第二，内部证据互证法。

语言材料内部的证据比外来的证据更为可靠，可借以互相比较、甄别和证明。利用材料数据本身显示出的倾向、规律来解释或证明一些深含的语言问题，“观其伴而知其义”，可信度自然要高些。在使用例证时，兼顾各家之言，视问题的难易而施例证，简明易证的举例即可，困难的则穷尽列举例证，也就是全数分析与举例分析相结合。总体上则是穷尽数据的分类统计与举例析证相结合。《诗经》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的相关研究，均采用了内部证据互证法。如《诗经》宾语前置的分类、条件及其和韵读的关系之间，相互辅佐，互为例证。

第三，参照对比分析法。

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的归类并不是易如反掌，行如大道的。例如：对叠音词的归类，要从叠音词的释义入手，这里主要参照和对比《诗集传》20卷本、向熹《诗经词典》和夏传才《先秦诗鉴赏辞典》、陈震寰《诗经》的注释，以义归类。对叠音词的归类，要从音韵入手，主要参照王力先生《诗经韵读》中的上古音韵系统，加以归类。古今语音是有变化的，只看今音声韵，而不看《诗经》时代的

音韵系统，叠音词的分类就很容易张冠李戴了。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的归类亦是如此。

第四，文献参考法。

文献参考法是语言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诗经》的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的研究要以《诗经》文本为基础，这里，主要采用了陈振寰先生的《诗经》为底本，进行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征引了涉及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句的相关文献。

三、研究的可行性

第一，从《诗经》的影响来看。孔子教书，《诗》是最重要的教材，他说：“不学《诗》，无以言。”战国时期，《诗》成了儒家“六经”之一。汉武帝时，《诗》被正式地尊为经书。文景之世，有鲁、齐、韩三家传今文《诗》学，影响很大。《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类著述，首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从此，“诗”跟“经”就紧紧连在一起，成为《诗经》，并牢牢扎根在中国人心和文心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从汉语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来看。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诗经》叠音词、联绵词和宾语前置的研究，似乎只是词汇学语法学方面的理论探索，但其研究内容涵盖了文字、词汇、语法、音韵等方方面面，它们为《古代汉语》理论知识的巩固和再研究、探索、质疑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第三，从《诗经》的传承来看。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又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贯通古今，贯通历史和现实，是语言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有助于文学素养的提高和语言精髓的养成。《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语言，尤其是叠音词和联绵词这两类单纯复音词的运用，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例如：《诗经》中叠音词创造的典型意象，“杨柳依依”表惜别之情，“彼

黍离离”寓亡国之痛，“松柏丸丸”像栋梁材质，后世诗文随处可见。另外，《诗经》联绵词“匍匐”、“窈窕”、“参差”、“婆娑”、“逍遥”、“邂逅”等联绵词，沿袭到了现代汉语词汇中，成为了古今汉语词汇传承的有效实例。《诗经》宾语前置的类型影响了现代汉语的成语构成。如“唯（惟）+宾语+是+谓动”这种类型，“唯才是用”、“唯利是图”等均是采用这种格式而来。

第四，从《诗经》的文学性来看。文学性的解读要靠汉语言理论作支撑。例如：《氓》首句“氓之蚩蚩”，《毛传》：“蚩蚩，敦厚之貌。”叠音词“蚩蚩”表现了氓的敦厚老实。即使这样一个忠厚老实的男子，依然会始乱终弃。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缩影。只要社会制度不变，男尊女卑的思想就不会变。

四、研究原则

第一，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点。《诗经》是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离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客观地分析其中的语言问题。叠音词和联绵词是单纯复音词，要研究其特点，语音分析必不可少。而《诗经》的语音系统是上古音，因此，要从上古声韵入手，考察叠音词和联绵词的相关问题。宾语前置是古代文献最常见的语序，和现代汉语不同，要站在先秦语法的角度分析研究。

第二，全面占有材料，直接研究原始材料，切忌穿凿附会，断章取义。据说，西方治学严谨的学者有这样一条金科玉律：“绝对不引证自己没有从头到尾读过的一本书。”这种精神也就是强调要全面地、系统地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诗经》语言问题的研究，也应该高度重视诗歌本体的通读、熟读，只有烂熟于心方能有所见地，万不可用空洞的议论来代替原始材料的分析。

第三，尊重学术观点的各家之言，也要深入理解学术观点的普遍共识。进行语言研究不应该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调和矛盾，更不应